

薩米的印記

杞品萱、謝承璇、蔡定邦、郭凡傑、李宗翰

《薩米的印記》導演亞曼達·柯內爾Amanda Kernell本身是一位瑞典、薩米族混血女性。大量素材取材至導演本人的奶奶，藉由妹妹喪禮的契機，倒敘出女主角埋藏以久、不願面對的過往，帶領觀眾一同回憶十四歲的少女艾拉瑪亞，因為不願承受種族歧視，選擇背離薩米族人，試圖融入瑞典社會的歷程。在煙霧瀰漫的山中，女主角抓住馴鹿的過程，讓觀眾明白「割耳」是薩米人馴化動物的傳統，此畫面是片中主要的符號。接著，瑞典城市、學校中的生活，是薩米族文化在瑞典人與艾拉瑪雅心中不斷貶低的過程，以及艾拉瑪雅對於瑞典文化的嚮往，縱使艾拉瑪雅有後天的學習成效，仍無法擺脫與生俱來的薩米人標籤。人類學家的研究讓艾拉瑪雅赤裸裸地面臨歧視，一屋子的薩米孩童被測量身材、拍照歸檔；被瑞典男孩「割耳」的遭遇在艾拉瑪雅心中形成深切的恥辱，薩米人是被動物化的、要被瑞典人馴服的，這樣直截了當的羞辱讓艾拉瑪雅的自尊被打壓到谷底，當「如動物一般」的想法深植一名薩米少女的心底，更加速了她急欲躋身瑞典社會的行動…

片中演員、配樂、手持鏡頭、人物特寫、運鏡，皆難以挑出毛病。電影場景遊走於傳統部落與當代瑞典之間，除了空間上的位移，導演亦透過光線、色調的轉換，營造出兩個場景帶來的不同質地與感受，同時也讓觀眾一窺兩地各異的風情，山水間的原生部落，以橙色、木色和棕色等大地色系為主要基底，光線以藍色的冷色調為主，創造出簡潔、柔和的影像風格。而在選角上更是畫龍點睛，女主角Lene Cecilia Sparrok有著傳統薩米人般短小精幹的身材，在融入瑞典都會的過程顯得格格不入。從自信的獵鹿樣貌過渡到壓抑的學校生活，女主角演繹出的肢體語言、不安飄動的眼神轉變都相當到味，深刻了觀眾對女主的同情。更何況Lene Cecilia Sparrok是位素人演員，可見導演的導戲方法上所下的功夫匪淺。難以看出本片是柯內爾的處女之作，可謂一鳴驚人。

在劇情安排方面相當工整，敘事上屬標準的「鏡框式結構」。全片共分為三個層次：現在—過去—現在。第一層首先交代主角的生活現狀，並藉由日常事件，建構她對過去的某種違抗；第二層則尋找脈絡回溯過往，劇情順著時間軸線層層開展，為主角的當今之舉增添合情合理的解釋；第三層回到現在，雖然眼前的主角還是同一人，但由於過往的補述，使觀眾能同理主角對家族的複雜情感，及行為上為何如此飾怪裝奇。此時的她，不再是當初那個對故土原鄉冷若冰霜的絕情女子。劇本只安排了觀眾見證主角的青少年與老年，由年紀的空白階段，我們大致想像過去的歲月，艾拉瑪雅是多麼壓抑不安地遊走瑞典社會，這段留白彷彿也呼應了現今社會的種族議題，即便經過了那麼久，當年或是現今仍存在著的打壓依然迫害傾陷著少數民族的靈魂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影子仍殘存著，用角色的年齡增長的空白暗示這是個長久存在於社會的問題。

至此不禁思考，單憑外表，人們無法完全辨別出薩米人與瑞典人，那又何來的臭味與不潔，不過是因既定的組織化框架，導致心理一切感官、肢體上的排斥。對於『薩米人』這詞的鄙視與無知，艾拉瑪雅對自己妹妹的冷語冰人，顯露了她同樣身陷在階層、族群分明對立的思維中，對於原生文化產生排斥。

疑惑著最後艾拉瑪雅是否返回都市時，導演將鏡頭切換到現在——妹妹的葬禮。安詳闔眼的簡娜（艾拉瑪雅的妹妹）身穿傳統服飾，和套著黑禮服的艾拉瑪雅形成對比，一方留在薩米部落，一方為了身份出走，但她們何嘗不為整個社會的氛圍而疑惑？當簡娜看著姐姐離開，何嘗未有不諒解之處？何未曾反問自己待在部落的意義？然而當“Forgive me.”說出口，「艾拉瑪雅」與「克麗緹娜」之間的衝突也許獲得了和解，遲來的懊悔油然而生。

《薩米的印記》對部族的矛盾之情描繪地絲絲入扣，情緒精準卻不至煽情，除了希望帶領觀眾思考文化認同的問題之外，同時也是一部關於自我認同的電影，「無法擺脫的血緣關係，是一切恥辱的來源」更是這部電影的核心思考。十四歲少女艾拉瑪亞，不願意成為他人眼中如同動物可供探究的存在，選擇離家出走、選擇更好的生活，她想過的是自己為自己挑選的人生。但是，她在瑞典人中卻找不到屬於自己的位置，無法融入瑞典社會，再加上背棄家人受到族人唾棄，彷彿成了孤兒般的存在。嚮往都市生活是錯誤的想法嗎？薩米人離開草原和馴鹿就是背叛嗎？自我認同的課題，一生都環繞在主角艾拉瑪亞身上。「自我認同」這個議題，或許也是導演希望觀眾去探討的問題。

